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我是专画连环画的，画题涉及古今中外天南地北，人物关系到男女老幼富商巨贾贩夫走卒，事情内容关系官闺闺房情爱斗打，故脑子里必须储存丰富的生活资料，并尤需有丰富的想象力，比如这里，场景是“文革”前在外滩的“情人墙”看到的，而情节是从现今日常所见杜撰的，两者一凑便成一题。

“文革”前老汉尚在中年，腿健兼有游兴，夜饭后常会遛弯去外滩吹风，时常见在防沙墙脚下黑压压密集一排男女青年，

回音壁效应

贺友直

听不清说话声，唯窃窃嗡嗡，这情状必是谈情说爱无疑，我当时把这帮人称之为“对虾”；我又猜想，他们若非同时到达，要占一并排座位就要像排队买小菜，放一块碎砖或破罐竹篮，以示已有人占位，他们放什么？或书包，或脱下一只鞋搁掉一顶帽。现如今，人手一机，虽不能紧贴并坐，隔开几米也能凭高科技细吐绵绵情意而无需防止私情外泄。

这图里的场景情节，有实景实物，而使之结合成题，则全凭联想，甚至把北京天坛的回音壁也拉来派上用场了，所以，我认为画连环画的必须具备此种能力。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南京艺术学院国画系，傅抱石先生亲自给我们授课。他对国画创作的感受打开了我们的创作思路。

那时学国画要经常深入生活，画好些写生，以前叫“三同”。傅抱石先生结合我们的创作对我们讲，下生活搞创作很重要。但是搞创作还要与艺术想象相结合。那时下生活去的北方多，村里的老人常与我们

聊起那里的历史和风云叱咤的历史人物，引人入胜，这些历史故事，便常与我们日后结合古诗文一起一直感受打开了我们的创作思路。

那时学国画要经常深入生活，画好些写生，以前叫“三同”。傅抱石先生结合我们的创作对我们讲，下生活搞创作很重要。但是搞创作还要与艺术想象相结合。那时下生活去的北方多，村里的老人常与我们

聊起那里的历史和风云叱咤的历史人物，引人入胜，这些历史故事，便常与我们日后结合古诗文一起一直感受打开了我们的创作思路。

那时学国画要经常深入生活，画好些写生，以前叫“三同”。傅抱石先生结合我们的创作对我们讲，下生活搞创作很重要。但是搞创作还要与艺术想象相结合。那时下生活去的北方多，村里的老人常与我们

聊起那里的历史和风云叱咤的历史人物，引人入胜，这些历史故事，便常与我们日后结合古诗文一起一直感受打开了我们的创作思路。

那时学国画要经常深入生活，画好些写生，以前叫“三同”。傅抱石先生结合我们的创作对我们讲，下生活搞创作很重要。但是搞创作还要与艺术想象相结合。那时下生活去的北方多，村里的老人常与我们

之前所说的那些琴曲招式都应算是魔法攻击，还有一种属于物理攻击，最典型的当属香港老电影《六指琴魔》。这部电影拍得虽不算讲究，却把琴的“攻击力”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令观者印象深刻，以至于现在不少朋友看到我的琴，都忍不住要学着“六指琴魔”的样子“来两招”。在片中，有一把江湖上竞相争夺的“天魔琴”（不过该片中所用的道具更像是琴），似乎得到此物，便可以成为武林盟主，号令群雄了。这“天魔琴”的厉害之处在于，演奏时，可以发出无数“气刃”或是“霹雳”，气刃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红烟四起，跟扔手榴弹的威力差不多，而且还是“群攻”，这可比普通刀剑厉害成百上千倍。

“天魔琴”自然不是一般人能弹的，需要有深厚的内功修为，但似乎对曲艺没有太高要求，因为这里的“琴”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极厉害的武器。它不仅发出“气刃”的远程群攻，还可以近身攻击，依靠的便是锋利无比的琴弦。动画片《秦时明月》里，高渐离曾以琴弦作弓弦，将城楼上秦兵射来的一箭利落接住，再顺势射回，那动作叫一个行云流水，帅气度完胜《魔

戒》里的精灵王子莱格拉斯。而在《六指琴魔》里，林青霞所饰演的“琴魔”则是直接把琴弦拉起来“弹人”。只不过古人用蚕丝来做琴弦，老老实实在弹尚且易断，更不要说用来射箭、打人了。而且，即便真能发明一种坚韧到可以用作攻击的琴弦，那正如剑有两刃一般，拿这琴来弹曲杀人，恐怕敌还未必死，自己的手就先废了。

所以，放到现实中来，用琴来“打架”是行不通的，真要用到武功里面，那大多数琴曲可归作“治愈系”。正如金庸笔下的“清心普善咒”，可以让伤者在欣赏乐曲中缓缓调理真气，不少游戏里面，也是用琴曲来“补气”、“补血”的。

若以琴曲来论，我目前听过最“治愈”的，要属董庭兰所作的《颐真》。“颐真”二字取自道书“寡欲以养心，静息以养真”，打坐运气疗伤，岂不正是用此道理？其曲调非常之平和，几乎没有高潮的，有一种道家的冲淡之味，且多用泛音，仿佛片片花瓣轻落于水面，令人不忍拂去。在游戏中，通常都有“体力”和“真气”的设定，《颐真》这曲子曲如其名，想是可以恢复真气的。

若以琴风来论，九嶷琴家查阜西的弹法最是“治愈”。查阜西擅弹《潇湘水云》，有“查潇湘”之美誉，而他所弹的“潇湘”又被人称作“温潇湘”。这“温”有温和之意，想要显得温和，自然要弹得柔缓。据说他的一曲《潇湘水云》弹完需要十二分钟，而吴景略先生所弹的“潇湘”则不满十分钟。可不要小看了这两分钟多的差异，吴先生的弹奏中不知有多少急切险峻处，到了查先生手里，都化作绕指柔了。

但《潇湘水云》中毕竟含有一股“国破山河在”的悲愤之气，其实更适合吴先生的“冰系”弹法，听了令人胆寒的。而另一首曲子似乎更适合查氏的“治愈系”弹法，那便是《忆故人》了。倘若《颐真》可以缓慢恢复“真气”的话，那《忆故人》便能大幅度恢复“生命值”，甚至可令战友“原地满血复活”。

《忆故人》曲谱为清末民初琴家彭祉卿家传，原曲据说是孔子想念颜回所作，经后人多次修改。

当我告别那间曾工作了十年的办公室时，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置那些东一堆、西一堆的书刊？或许有人会说，头疼什么？悉数搬回家得了。事情非如此简单。太太听闻此事，板着脸孔“警示”：“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搬回家，家里没地方放。”然后紧跟着又是一句狠话：“有本事自己再去买套房，怎么堆你的书我不管。”这话呛得我无言以对。确实，我腰包不鼓，腰杆不硬，拿不出钱来买一套房专门来堆放我的书。

因此，为了不过多占用家中有限的空间，我必须对办公室的那些书刊，挨本儿进行清理。凡我认为无保留价值的，一概扔到门外，交给清洁工去。在清理过程中，哪些该留，哪些该扔，心中当然得有一个标准。首先该留下的是对自己写作有参考价值的书，诸如偶然发现存放已久的一本叶廷芳先生的文集《美学操演》，立即将之珍藏到挎包里带走；其二是中外经典级别的，这类书不知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会去翻一翻，即使搁在书架上长时间不看，也感觉有品位；其三是当代名家或文友的签名本，这些书附注着一份友情和体温，即使无时间看，也得藏着。除此以外，那就只好忍痛割爱了。也有让我在“割”与“不割”之间反复纠结的，那就是有相当多的只有一面之缘或从未见过面的写作者寄赠的签名本。扔吧，那上面有作者的签名，有一份心意在；不扔吧，我清楚，此生有限的时间内，我永远也不会去碰它。如何处置呢？恕我这里秘而不宣。

在整理书刊时，我时时有些感慨：一个写作者，如果一辈子能够写出一部，让人搬家时不愿舍弃的书，也就该满足了。要达到这样的标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丁玲在多种场合说过类似的话：“苏联作家爱伦堡认为：作为一名作家，就是应该向读者献出自己最好的作品。鞋子要一百双差不多的，不要只有一双好的；而作家的作品相反，不要一百部差不多的，只要有一部好的也行”。后来，她“转售”的观点被上升为“一本书主义”而遭到批判。我早年初听此话时，颇有些不以为然，觉得一个作家就靠“一本书”吃一辈子，太没出息了吧！其实，仔细想想，在当代作家创作的海量作品中，有几部是可以留传下去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写出一部在大浪淘沙中，能持久发光的书谈何容易？就拿丁玲本人来说，除了那本早期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还有什么经得起今天重读？那些写文学史的专家，为了录以备存，或许会翻一翻吧。恭请文坛诸公，不妨常常扪心自问：自己的哪部作品20年、30年、50年后还会被人重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出一部让读者持久阅读的书，不亚于古时攀越“蜀道”，“难于上青天”啊。

在当下图书太多太滥的状况下，重提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也许不无必要。可能有写作者问：“我写不出那样的一本书，是否就该搁笔？”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抵达如此高度的难度，就否认大量普通写作者乃至草根写作的价值。宝塔的高度，也是需要厚实的底座来支撑的。但愚以为，需要提醒的是，不要写了今本书名气“熏天”，就自我感觉良好到足以雄视古今中外文坛了。笔者还认为，强调尽量写得少一点，好一点，无论对何种类型、层次的写作者都是有益的。

尽管互联网技术，提供了海量的存储空间，但我也希望在这个空间里堆满了垃圾。

“故人”一词含义万千，可以是旧日的亲人、朋友、情人，也可以是已故之人。其曲调低婉哀怨，似诉依依别离之情、刻骨相思之意，又仿佛含有世事无常、相会无期之叹。查阜西先生所弹的《忆故人》温婉缠绵，仿佛一片柔情呢语诉之不尽，极具“疗伤”效果。而吴景略先生的《忆故人》则跌宕起伏颇多，有一种郁结难平之气。据说“文革”后期，吴先生和幸存下来的老琴友们重新聚会弹琴，开指的第一首曲子必定是《忆故人》。只可惜现实不是游戏，无论他弹得再好，再感动天地，也不能够使在劫难中故去的友人复生了。痛哉！



城市边角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中原的古文化就是场景大，人物有气势。那时虽然创作的是连环画。但是，在寻找古战场的遗迹时感受的纵横驰骋，使我以后创作国画时，对于大尺幅且众多人物的场景也能挥洒自如。

当时傅抱石先生还说，画古人物也要与古诗

老里八早（以前）人家问我：依住了阿里得（你住在哪里），回答：“淮海路靠近常熟路”。后来当别人再问住址时，我会很轻松告知“华亭路贴对面”，根本不用怀疑对方不知道。

钻石地段的华亭路，起端在淮海路，穿过延庆路，来到长乐路就结束了。原来大概没多少人知道这条路，改革开放以后她便蜚声国内外。

我是在读小学一年级前入住华亭路对面的上方花园，那时的华亭路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条卖旧货的小马路，偶尔路过，只看见老伯伯戴着老花眼镜用块布头擦拭着手里的银盘、烛台、还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对她的回忆已经很模糊了。

有点记忆的是，踏上社会后，每天一早用急促的步伐，穿过这条幽静的马路，赶乘停在小剧场门口的班车。那时，厂里放班车，清早必须6点20分前到达，否则你得用一上午赶路才能到单位。常熟路上的小剧场是我们厂的发车点，华亭路是我赶乘班车的捷径，在那个年代，没几

个人敢迟到的。冬天可苦了，天还没亮就得出门。出了弄堂穿过淮海路就是华亭路，笔直的小路上传来叮叮当当瓶子相撞的声音，哦，昏暗的路灯下送牛奶的黄色车迎面驶来。耳边划过渐远的奶瓶声，只留下急促的呼吸声和哒哒的脚步声。空旷的华亭路，在那个年代不懂欣赏她的幽雅和恬静，只记得为早上多睡几分钟，赶路、奔跑。

上世纪80年代初，华亭路开始喧闹起来。政府部门为解决部分返城知青就业而开设了马路集市，谁也无法预知它将在以后的近20年中，成为一条妇孺皆知上海标志性的马路。

那些年轻人习惯了摩肩接踵人挤人，习惯了从头到底“一线通”，习惯了讨价还价，习惯了带给人们新鲜和扑面而来的时尚。华亭路上的老板为不断鼓起的腰包、源源不断的人流而兴奋不已时，华亭路市场的缺陷无法避免地暴露出来。马路

狭窄不到2米宽，缺乏相应配套的消防设备，治安状况也令人不安。拥挤和喧闹让附近的居民无法正常地生活。而这些，决不是小修小补可以解决问题的。最终，有关部门还是作出了搬迁的决定。

华亭路市场消失了，不过像我那样追求时髦的人们，在这条路上学会了拗造型，学会了辨别真假LV，学会了跟风潮流。华亭路成为上海人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华亭路回复了宁静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擦开她美妙的面纱，原来两旁都有着老洋房和上海最经典的别墅，每一幢都承载着当年上海滩的传奇故事。也许所有的老屋都翻新之后，华亭路又会呈现出从前的情形，住在华亭路上37年的施姓老人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麦阳路（老路名）从前多么漂亮、多么安静。”如今我有时间了，和先生徜徉在华亭路上，重新来欣赏它的典雅风范。

狭小不到2米宽，缺乏相应配套的消防设备，治安状况也令人不安。拥挤和喧闹让附近的居民无法正常地生活。而这些，决不是小修小补可以解决问题的。最终，有关部门还是作出了搬迁的决定。

华亭路市场消失了，不过像我那样追求时髦的人们，在这条路上学会了拗造型，学会了辨别真假LV，学会了跟风潮流。华亭路成为上海人记忆中的一道风景。

华亭路回复了宁静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擦开她美妙的面纱，原来两旁都有着老洋房和上海最经典的别墅，每一幢都承载着当年上海滩的传奇故事。也许所有的老屋都翻新之后，华亭路又会呈现出从前的情形，住在华亭路上37年的施姓老人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麦阳路（老路名）从前多么漂亮、多么安静。”如今我有时间了，和先生徜徉在华亭路上，重新来欣赏它的典雅风范。

我是在读小学一年级前入住华亭路对面的上方花园，那时的华亭路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条卖旧货的小马路，偶尔路过，只看见老伯伯戴着老花眼镜用块布头擦拭着手里的银盘、烛台、还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对她的回忆已经很模糊了。

有点记忆的是，踏上社会后，每天一早用急促的步伐，穿过这条幽静的马路，赶乘停在小剧场门口的班车。那时，厂里放班车，清早必须6点20分前到达，否则你得用一上午赶路才能到单位。常熟路上的小剧场是我们厂的发车点，华亭路是我赶乘班车的捷径，在那个年代，没几

我是在读小学一年级前入住华亭路对面的上方花园，那时的华亭路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条卖旧货的小马路，偶尔路过，只看见老伯伯戴着老花眼镜用块布头擦拭着手里的银盘、烛台、还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对她的回忆已经很模糊了。

有点记忆的是，踏上社会后，每天一早用急促的步伐，穿过这条幽静的马路，赶乘停在小剧场门口的班车。那时，厂里放班车，清早必须6点20分前到达，否则你得用一上午赶路才能到单位。常熟路上的小剧场是我们厂的发车点，华亭路是我赶乘班车的捷径，在那个年代，没几

我是在读小学一年级前入住华亭路对面的上方花园，那时的华亭路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条卖旧货的小马路，偶尔路过，只看见老伯伯戴着老花眼镜用块布头擦拭着手里的银盘、烛台、还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对她的回忆已经很模糊了。

有点记忆的是，踏上社会后，每天一早用急促的步伐，穿过这条幽静的马路，赶乘停在小剧场门口的班车。那时，厂里放班车，清早必须6点20分前到达，否则你得用一上午赶路才能到单位。常熟路上的小剧场是我们厂的发车点，华亭路是我赶乘班车的捷径，在那个年代，没几

我是在读小学一年级前入住华亭路对面的上方花园，那时的华亭路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条卖旧货的小马路，偶尔路过，只看见老伯伯戴着老花眼镜用块布头擦拭着手里的银盘、烛台、还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对她的回忆已经很模糊了。

有点记忆的是，踏上社会后，每天一早用急促的步伐，穿过这条幽静的马路，赶乘停在小剧场门口的班车。那时，厂里放班车，清早必须6点20分前到达，否则你得用一上午赶路才能到单位。常熟路上的小剧场是我们厂的发车点，华亭路是我赶乘班车的捷径，在那个年代，没几



我是在读小学一年级前入住华亭路对面的上方花园，那时的华亭路在我的记忆里是一条卖旧货的小马路，偶尔路过，只看见老伯伯戴着老花眼镜用块布头擦拭着手里的银盘、烛台、还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对她的回忆已经很模糊了。

有点记忆的是，踏上社会后，每天一早用急促的步伐，穿过这条幽静的马路，赶乘停在小剧场门口的班车。那时，厂里放班车，清早必须6点20分前到达，否则你得用一上午赶路才能到单位。常熟路上的小剧场是我们厂的发车点，华亭路是我赶乘班车的捷径，在那个年代，没几